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書

師友問答十

荅鮮于子駿書

清虛居士

某啟暮春清和伏惟臺綱肅清退食豐暇尊候方福自開罷守淮陽莫知職領何在人絕路殊但馳轍左右不以寢食懈也去夏既解安城周流川陸冬至始復由淮陽方知公在洛中動止之方顧相別於水岸時恍如夢中事悉非故矣獨二十四稿霜風既月信簾就席有故人之慇懃尋欲作詩道其事而親舊相尋日不暇給坐間或道公為守時事則笑歌殼語变而壅清令人作惡不已又欲具其詳反稽滯以至今日誠深而礼疎無以自見人事蓋多如此想必亮之數日前忽領教賜鄭重累紙若款奉見慰感至數其弗類負先君子教導意而不能成立以致疏放每一念則惕然汗下無以自存故其在憂患也既以

自愧復亦自幸者何哉經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而自距於不
測非明也自沉於有過非哲也李之不講義之不修理之不燭
而然也將誰咎歟尚賴聖世猶得斗粟以自効乃安其憂憊而
愧幸之又以無可奈何而安樂之由是居天下絕遠之方稽方
必死之地悠然而還往不知其爲可憂也今而歸亦莫知其歸
之爲樂矣苟以是爲樂則以是爲憂矣樂之当憂自取尔非有
方也故九夷之陋可往矣先進舊孚子以爲然乎今以張公在留又
去其側尊君之人不敢重違其志又以嫁一女子与劉莘老家
礼成在夏乃寓于此宋中龜頭無山水佳致令人遊神於清淨
又少可以博約者如洛中王屋在左嵩少在右嵒岫互出若列
庭戶而水竹花木天下蓋鮮儻群賢名士多在焉既可以講語
垂道日知所損而一觴一詠陶然縱適亦足以優游悠哉送張
城之升沉想公甚自裕其汨汨爾日思奉宴立侍談麈如視青
天望而不可至相思之勤于此可見近寄歸去來詞在子華相

公處請堯夫取觀曾經覽否初欹下居于楊今以張公遲其行
徐當成其願秋冬間別議去就或乘輿命駕踵謁門館號一色
酒以自慰潞公歸已多日君質公久不見必時來自堯夫亦未
作書示此可尔子瞻聞已離黃子由在江南不有代者皆甚安
余非此能究臨書引領心在几杖日聽亨嘉深發賢棄康民澤
物以就宿願然進退出處固有命焉惟慎暑冒重不宣

荅劉仙尉書

花太史公

某啓人至辱書承令叔父第相繼淪謝想悲痛可勝言邪嘗著
道絕氣節不減先正惜其一病遂廢不爲世用今又止此甚可
歎也讀足下所爲亡弟述父惟天賦其才如此而不予之壽豈
所謂難諱者耶足下史家足以繼先正舊如姜木已有千尺交
雲之勢在所長養以待他日之用耳足下勉之無以悲傷摧抑
其志古之人困窮而通有憂患而終成筆業者多矣劉氏門戶
所係唯在足下可不念哉苟不先正墓碣石刻甚精十國紀年

序欲求張左司書已而裴許詣溫公之文張固不惜書也近資治通鑑印本奏御因恩同時修書之久墓木已拱存者唯僕尤可感歎人生會歸于此但有先後耳足下所寄紀年留此甚久京師殊苦少暇方將寫本校正蜀中求人刻板猶頑一二年乃可成唯不訝其緩春暄于方厚愛不寧某頓首

荅晁致役書

范太史公

某頓首教坡晁君足下某聞足下之名久矣以未得見為恨承過京師乃辱示書將先屈致願其無以何以當之京始聞足下於司馬公休又黃魯直道足下為楊子雲別傳公休魯直皆某心慕而畏服者其稱道足下不容口是某已得足下於二君矣然子雲別傳亦未之見也譬如今人聞一美木賈人間一至寶欲見之意何如哉恨以拘出入之禁不得走館舍然幸識尊人風采有家世之書且与校書取職群從獲見者非一坐舌者或相望於千里或相得於異域某藏其面往往告曰知其心况今相

因已如是乎或車從尚少留休日不鄙如書所戒幸甚其再拜

荅李中行書

頤待制

某答無悔足下近辱示問堯舜禹傳授之法而且歎乎孟子韓
子之言僕不肖何足以問哉喜足下範範以飭吟詩賦爲技能
而力學好古務通此人之所不及故相与足下言也夫堯舜之
傳賢者行天下之公義也禹之傳子者明繼嗣之定法也公義
行故天下被其澤定法明故后世莫敢爭是義与法三聖人者
同心而異迹易地則皆然也傳嗣之法古然矣史叙黃帝傳其
孫高陽高陽傳其子帝嚳帝嚳傳其子放勣寔爲堯堯以天下
傳其子丹朱固前世之定法耳而丹朱之不肖堯以不肖子病
天天下而舜之聖著於時如之何而不傳哉舜之子復不肖其
傳於禹也亦然禹之子啓也其賢雖不及舜禹而無丹朱禹均
之恩可以守成法如之何舍前世之定法以求諸異姓哉啓之
為子也固無聞焉及其爲君見於書者獨甘誓一篇而益之事

舜禹其功烈謀謨過於啓遠矣然而含益以及啟禹豈爲不知人耶以太丁庸怯成王幼冲而伊尹之賢周公之聖著矣爲湯武者宜爲堯舜之事然而不傳者重繼嗣也噫垂人之所以廢其嗣者不肖必若丹朱商均惡必若桀紂者然後可也顧啓也太丁也成王也不若是惡与不肖其可以遽廢乎凡譜序之有國者皆得繼世以象賢以天子之尊而不得傳其子乎不傳其子而必世傳諸賢則天下何其紛紛也今夫匹夫之有家也務求他人之子以育之者不得已也不得已也者堯舜所以行天下之公義也孟子生商之未出痛天下之無君也故極其事而論之以謂天与賢則与賢天与子則与子愚推諸天而言之其意以天之所與者爲可傳蓋有以爲微辭耳又後援孔子之言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僕前之所陳是也韓子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患也信斯言也堯舜有不憂後世心而禹豈不欲天下之得其

所哉足下論之幾矣而未喻所以傳嗣之法也敢詳言之如白不然更質諸明者

荅閻望道書

崔學士

望道足下望道拳拳於僕今七年矣往還之勤察其覓言深善之而疑其所以望僕抑何取耶讀其文趣約而寓遠非文章不足者也索其學通類以適又非莘問不足者也其行介甫莘老子與吾亡友逢源之所愛然則拳拳於僕勤且久者尚何取耶前日踵門留書列所人相師之意志愈堅而辭愈卑駭乎其所以望僕別公孫万章疾邑之徒不能問孟揚而韓退之未始肯以告李翹皇甫湜者也嗟乎望道雖能以求僕而僕何嘗有是而敢以告望道哉向嘗思世之人徒知求師之難而不知為師之尤難蓋孟揚以來求師者嘗得美名而為師者未始不有罪尊師之盛莫若屈天子之尊以率其臣後漢孝明皇帝為賢主師事桓榮東面設几進趨於前可謂至矣而榮之道果三代之師

所以教帝王者邪後世學者念帝王之師道猶若此而陋心淺
體之入曾肯謂三代聖人之術庶幾可求於山林閭巷之士耶
望道所存特矯千歲自信不惑者矣亦奚可遽有至於如僕
者邪雖然嘗聞其目於清田先生先生始命僕曰昔有學祠於
宋子車者子車曰禮樂之節牲幣之數我何敢愛然祠之所貴
者誠則誠之所脩在子乎在我乎僕以是告人亦多矣望道審
念之餘暇見臨而僕之心亦寧無懼將獲罪於後世者耶夫卑
所懷不宣其再拜

荅姚子張書

王深父

固再拜聞居罕能馳問但增企渴胡九更得其惠書方審夏秋
以來尊履休勝曲侍親區區如舊亡弟忽將余服觸事悲悼向
丁巳計每蒙吊恤及此尤見交好之厚也感愧感愧夷甫相見
不輒問其勢力之竟其於委中到耶可尋看之朝命雖再下本
州趣令赴闕恐其乘義終不遽就耳夷甫所孚吾兄願不諳邪

安有量已之未可以有為而以紓衣食之困爲之如此則虞人
叟死靈當見旌而進也故人以爲如何願一省焉

荅黃好謙書

王深父

辱書承奉覩无恙於慰快慰回此諸况如嘗消息時到舍弟廸
慶亦微聞左右然願察相望于信宿之程自幾道初來即思一
走爲會而區區逾年竟無此暇爲別久矣事發握手而道之者
不勝脣腹也而齟齬如此柰何奈何條教此布闔境應漸信服
游燕之適舍詩書奚入耶幾道朴雅朋友所畏夜行皆駢之歎
得無大異否願少加意自勉方夏慎疾

荅吳子經書

王學士元澤

某啓冬寒伏惟子經舅動止方福使至蒙賜書并示以先志誥
編伏讀惶不自定若舒錦繡於簾目之下光彩浮動眸子爲之
眩晃徐而視之則經橫縹然各有條理嗚呼何其文之盛也某
愚且獮自視缺然若天下之最不肖者而終性命之理自少有

所得而未嘗厭與世俗人道此非敢為高而秘藏不與衆共也誠以爲彼之所見者不過尺寸之間耳吾方稱其先邊際之說以震駭其聽則不唯不能使之信受而笑譏怒罵將緣此而至故持陰鬱默數深究天地万物之情而以心語口無有所悟則未嘗不撫髀浩歎悼世之人不與於此而思得高明獨見之士與之相詣也嘗與許文舉言及此意大壯獨子經當能知子耳某時蓋大服其知人而恨不能一走見則常歎然若久廢而待搔爬者方其如此而勿辱先志之貺則其願悅宜如何也雖然子經之所稱聖人則是也而所言佛者似乎未至也子經之序則以謂受教於先正而愚特疑其不能尽當時受教之旨始時欲講其大槩而核其得失以進于左右既已爲書近數字言已而中抑自止以爲子經既口傳之於聖人不當終失之於弗考者聖人之異名耳且人之於此世若白駒過隙耳而不如意之事常至百千万數若不期解脫則何時而已子經之志蓋

不可常得於造化者不及是時了所謂大事因緣而待向時
某之所懷非子經殆無可與言者何時得侍坐乎文舉所持論
不甚分明過蒙稱道良以增愧斯子內篇亦嘗作得註頗有可
采者止有一本適爲相知借在臨江俟取得傳一本寄上次歲
暮旅寄歸心如飛而勢未可去難二可知矣叔父在彼常相見
否大人近有人至此甚安尚在金陵欲知耳餘惟爲道自愛請
君慢非書所能具文舉必在庠舍君子人可敬愛若相見幸
再三道微塵諸舅不及一一奉書不宣某拜

與昌品老書

王學士

元澤

頤首某行天下久而閱士多矣好學樂善操一節以自終者不
爲少而其識明趣正者蓋亦罕見豈非講之不精取之不慎也
此比見足不出所爲文徐聽其論說委曲周旋不違於義而至
者或造乎性命之理神化之妙鄙心所仰歎伏愛之不暇而恨
足下迫於行李未能留此以希講習之益亦自嗟貧不得已之

上無緣勝去以希足下之夢也奉惟日以復動佳否爲學進業
有大過人者其鼓于文章想亦侈矣又以不得親見爲憾也
於繫於吏守而往往見役於人比自京師還遂感寒疾清思日
益牢落舊學無所增進由是益思足下餘論鼓我之德氣也足
千年少力強喜幸不倦惟精講而慎所以垂大成而後已鄙人
之望如此未由一展千方以道自重

答李觀書

李直講

觀自宗人祕校足下八月初徐秀才至得所寓書甚天惠觀不
肖且未識君子之容而屈辱厚章以道義見否願無以當之雖
然敢不薦其說來書謂孔子之後有孟荀揚王韓柳國朝柳如
宗王荊州孫丁張晦之及今范歐皆其繼者也而自謙讓以爲
畜生襄築大山築室於前賢之間而問其如何足下年少初仕
不汲汲於進取而轉徙寂寥之道此非今人之心古之之心也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苟取之以明

守之以誠尚可為聖人之徒矧曰前賢之間哉然謂之賢者
非所論列十數公乎足下欲以為法當攷其所為工拙不宜但
徇其名也孟氏苟揚醇疵之說聞之舊矣不可復輕重文中子
之書已泯絕惟中說行然出於門人所記觀其意義性從性有奇
奧處而陷在虛妄腐麗之間隋書異本傳又不得案其行事漫
之之文如大享祖廟天下之物苟可薦者莫不在焉佐平淮西
解深州圍功德卓犖在聽聞者莫不誠哉其命世也子厚得韓
之奇於正則劣矣以黨王叔文不得為善士於朝近者如京兆
倡古道以志氣聞黃州卒而未之得然其人譖譖有風操彼孫
丁之文舉人之雄者耳其立朝不聞有所建明而胎天下之禍
爲吾徒羞晦之之辭不奇諸所著文未定可嘉至於議論則識
精才健无遠不到若洪範王霸龍絡天人捶鋟古今雖子厚好
為論尚未及也先朝文士唯此人耳惜其踈俊得罪丁壯故立
身不可不慎若子厚晦之皆非凡人一被惡名難欲自新而死

期至矣范公歐陽蓋為賈誼劉向之事兼窮高致遠未易量也
足下以愚言爲不妄則可法与否昭昭然矣路遠不獲相見
之九月二十三日旴江李觀白

荅黃著作書

李直講

觀再拜漢傑著作兄足下前日辱書及觀所為景德寺及邵武
寧辛記言淳屠事來討觀不肖然其為又有新意處恐辛者疑
確欲人問因詳說之而諱諱之徒背憎是務莫肯告者吾心恨
此父矣今漢傑乃惠然移書使之明辨不勝幸甚觀排淳屠固
文於潛書於富國策入皆見之矣豈其年近四十氣志益堅之
時而輒渝哉惟漢傑觀厥一記不甚熟耳吾於此言乃責儒者
之深非專淳屠也民之欲善蓋其天性古之儒者用於世必有
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智百體皆有所主其於異端何暇
及哉後之儒者用於世則无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智百
躰皆无所主將舍淳屠何適哉漢傑兩執親喪矣亦嘗礼佛數

僧矣如使周禮尚行朝夕朔月月半薦新格祖遭有奠虞卒哭
祔小祥大祥禮有祭日月歲時皆有礼以存之哀情有所洩則
漢傑必不暇曰十七曰百日曰周年曰三年葬也吾固曰儒失
其守教化墮於地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全其柄天下
之人若飢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
行之焉往而不利云云至於叙其傳法始卒甚詳此誠又勢不
得不然吾自元思死為之義晦而心法勝以下言儒不能明其
道而釋以其說象之故嗣迦葉者師乎達摩以下言此喪致彼
盛也非賈間其說樂其誕而自小如孔子吾師之弟子之類也
若夫按自居易碑述景德大師之事蓋取其與頤大師真卿等
友善魯公之大節古今鮮儼而善於一浮屠必若澄觀受知於
韓吏部之比其人才有足稱者也而景德乃景德之舊因使其
徒有所矜式焉然則取信於白居易何尤哉又觀所謂及味其
言有可愛者蓋不出五易系辭樂記中庸數句間漢傑以為仲

尼子與群聖人之作述豈与此等說較論而爭行邪是誠漢桀
不之思也且吾謂儒者困于淫辟固乎罪疾欲閑性命之趣不
知吾儒自有至要反從釋氏而求之然後乃白及味其言有可
愛者蓋不出吾易系辭樂詔中庸數句間苟不得已猶有老子
莊固書在何遽冕弁角冠於戎人前邪請詳此意豈謂仰尼子
思與之較且爭乎蓋以釋之言雖有可愛者亦吾聖人先已言
之矣何必捨吾儒而師事戎狄哉苟不得已尚不如李老莊其
意亦昭昭矣彼釋之書數千百卷而不岀吾數句閑其輕重何
如哉漢條責於人无若是之暴也夫所賤鄭衛者非謂全无五
聲十二律不與雅樂相似也唯其不中正耳毛嫱西施面目亦
与人同豈彼數千百卷書而無与吾聖人一句一字合者哉九流
百家同出於聖人而有所偏耳聖人之偏其於用也其交相濟故得
中焉諸子之偏其於用也執一而已故有過有不及也亦非謂无
向二字與聖人合者也譬諸良醫之治病實者則屬之虛者則

補之熱者使之服涼冷者使之服暖故天下之疾无不治也聖人之道如此諸子則不然見漏而愈者則謂天下之疾皆可漏見補而愈者則謂天下之疾皆可補於冷於熱亦然故用藥失宜而療病多死也非謂其方不與良醫相似也聖者之視諸子若異類焉是亦過矣漢儒罪我不如李書之不為僧作鍾繇書之之論信美矣然使唐宋文士皆効習之所為則金園寶刹碑版若林果誰作也來書謂張景厚道頗正漢儒何不視景集所記浮屠事凡幾篇其稱述何如又謂設不得已猶可議歲月誌功用亦不害於正若但歲月工用而已凡人皆能之何必吾文吾所是非灼見如彼豈有害於正哉聖賢之言翕張取予尤有定體其初殊途歸則一焉猶李漢所謂千態万貌卒澤於道惟仁義炳如也何湏開口便脩古人漢儒使我効李習之膠柱矣今之學者誰不為文大抵摹勒孟子劫掠昌黎若為文之道至此而已則但誦得百文十數篇抑南補北染舊作新不可為

秀士矣向工拙之辨哉觀之施爲異於是矣既使明辨敢不尽
告後學察之十二月十二日從表弟李觀再拜

李觀秀才書

袁太博

某再拜前日厚撫書見訪論莊周之寓言楊雄之太玄爲空文
无所用而又論石之尚太元者幸有人以沮息之今之尚寓言
者沮息之未有其人如此之論在足下尤不當教也足下知莊
周楊雄爲如何人而視寓言太元爲如何哉蓋原道德之大宗
以鴻濬俗之敝者莊周之寓言也爲仁義之不離以絶亂世非
命之求者楊雄之太元也學不得於性命之理則此二書未宜講
而讀之則莊子公知其意之所主矣及反以求其在吾者何有
哉是无異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未得國又失其故行且廟
富而歸矣今夫爲學之弊莫甚於詞章詞章所以財利故天下
知務爲此而不知所以学者惟剽掠片言數句投有司之所好
彼一見之往往驚歎以爲奇才興幸故天下之習此風者紛紛

如也是何異制禮而更爲冠也巧遂時尚以求君於富貴婦之玩好爲哉足下有意爲季之際不能知此之非謬有言以排二子二子非所排也古之學者信於所已知疑於所未知嘗於所已知則學不失其實疑於所未知則學不已其求足下果務審其在已者已定而後請此二子之書以會於心之所自明則得之又至矣切觀足下所論之意亦止於恤詞場之弊耳今夫徇辭場以爲學者其弊極矣二子之書豈能爲弊於其間哉仁義與道之說足下乃有取於韓子原道之言韓子實不知道故其說已自顛謬請觀介甫所謂老子言其體楊子言其令之論則尽矣以足下謙謙若不取而求於其故不敢不道其未可君以爲咎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九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十

書

師友問答

荅晁元忠書

豫章先生

庭堅再拜元忠足下未識足下之面因請昆弟得足下之詩與
託深遠不犯世故之鋒永懷喜怒鬱然類騷想見足下豈弟於
學問故頃追韻寫意於無能之筆雖仰高尚友姦於呻吟而文
章闇昧不敢以過雷門不謂堯民即以奉寄乃辱已未書及詩
頌囊竭微不祕金玉悉以相畀幸甚幸甚惟是感見稱許發而
志其醜欲俎豆不肖於諸公之間豈不願益名恐累足下知言
耳往多故不即報度已察南來拘窘吏事雖江山相映鼓舞心不
在焉如牆壁間作詩文為俗俯仰不足紀錄得顯自兄弟時持
書冊來講問接箸薄領一解顏耳承奉歲不利秋官居閒當有
自娛即日體力勝否昨所寄怨與不怨論事似不當耳苟志於

石矣其餘存乎人不可聽以一律君子陽陽若樂與北門寥
寥同爲君子之詩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觀義理者固於
其會遇與不怨去道遠矣莊周所謂九万里則風斯在下矣足
下以爲如何無階合并十詩仰報盛意因以當面願自重

荅王補之書

豫章先生

庭堅再拜補之使君閣下治平中在場屋間嘗與李師載兄弟
游因執閣下才德此時方以見聞寡淺日夜刻意讀書未嘗接
人事故不得望顏色其後從事東西憂患潦倒每見師載猶能
道補之出處今者不肖得罪簡牘弃絕明特萬死投荒一身吊
影不復齒於士大夫矣所以雖聞閣下近在瀘南而不敢通書
忽蒙賜教礼盛而使勤詞恭而意篤所奉王公大人者投之
禦魑魅苟活久之前始懼而不敢讀之赧然惟是先公全州之
政名實相權重以李誠之所論誰可信不疑頤流入眾若不可
先廟雖強顏稱述但汚辱先公耳惟閣下文武不攻治邊郡有

聲是將震耀功伐自昭于青雲之上以篤先人之烈且當屬之
王八大人得意之士而自貶損託名於不肖何哉在中朝時極
文章有名譽居庭堅之右者甚衆閣下不取諸彼而取諸此何
好惡酸鹹與時異哉平居其言不見信於人況於罪戾有言不
信之時閣下何取焉加以憂患之餘神明去体舊所記書民志
略盡窮鄉又無書史可備尋繹捉筆臨紙茫然不知所云而辱
謾託丁寧期於必得強顏奉命書其大略言語昧陋安能增光
輝万一以慰孝子之恩以滿全人之意遽授來使病于夢寐庭
堅再拜

荅王子飛書

豫章先生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脉有開
有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作詩溯源得其杜句
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至於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
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徃

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諳習主簿端有此理若見為問訊千萬

答王周彥書

豫章先生

東坡先生遂捐館舍豈獨賢士大夫悲痛不已人之亡邦國殄瘁者何也可惜可惜立朝掌堂危言謙論切於事理豈復有之然有自常州來云東坡病革時亦沐浴改朝衣談笑而化其胷中固無憾矣所惜子由不得一見又未得一還鄉杜使後生瞻望此堂堂爾欲作詩文道其意亦未能成秦少游沒於藤州傳得自作祭文并詩可為隕涕如此奇才今不復有矣

所寄文反復讀之如對談笑之意所主張甚近古人但其波瀾枝葉不若古人耳意亦是建安作者之詩與洪明子美所作未入袖手見東坡書黃子忠詩後卷論陶謝詩鍾王書極有理當見之否孫伯遠善論文章之病而嚴君可長於下筆公能致此二士館之當有得耳

荅洪駒父書三首

父外甥雅官得奉書知還家侍奉吉慶爲題新婚諸孫想
夏具宜既不免應舉亦須溫習文字詩酒須少輟也自頃嘗見
諸人論明之文學他日當大成但願極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
甘受和白受采不但用文章照映古今乃所望者熙紹不知法
源自句於文不知所葬者是何含利以此難作文晏坐雲又不知
是禮是律有師承無師承可究問一二疏來玉父不及書想鈞
深索遺曰有新功此又爲弟姪草數篇六韻詩適意思不堪未
能寫寄鴻父更加意舉業須少入繩墨乃挂前要文字猶未暇
作新書室政在大槐安國中耶師川應舉否願解作舉業乎益
父蓬生麻中不得不直比來翰墨亦可觀否共舅既免喪哀痛
無已日在墓次亦苦多病未緣相見千萬強學自重不具老舅
庭堅白

父外甥教授別來三歲未嘗不思念閑居絕不與人事相接

故不無作書雖晉成亦未曾作書也。寧人來得手書審在官不廢講學眠食安勝者。禪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繼以歎息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文皆雖有宗有趣終始闡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爲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以老病情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爲我雪耻罵大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甚恨不得相見極論詩與文章之善病臨書不能萬一千萬強學自愛少飲酒爲佳。

所寄釋迦一篇詞筆從擴極氣日新之効更須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昔頃蔡文語義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詩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改

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莫能窮之萬物雖取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是無體者未事然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由打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嶧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險陋也

與潘子旨書二首

同前

庭堅叩頭子貞足下累辱惠書及詩竊伏天材高妙鍾山川之美有名世之資未嘗不歎息也黃鸝一舉千里非荆雞之杆所能喙抱以是父未知所答雖然有一於此可少助萬分之一致遠者不可以無資故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又當知所向問其道理之曲折然後取塗而無悔鉤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也經術者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極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也博學者所以使人知道理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

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可謂尊其所聞矣在父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可謂行其所知矣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已若者處賢於俗人則可矣此學者之深病也齊心服形靜而後求諸已若無此四病者則善矣若有以之願留意也

大門養道丘園宴居數十年其明於天下之義理必深矣試以不肖之口詩之儻以爲然足下加意垂聽幸甚若夫發揮樂善之心吹噓詩句文美推之諸公之前挽之青雲之上雖無不肖之助當出君子皆當為足下羽翼也若足下亟知小道不足以致遠發憤忘食追配古人則九萬里風斯在下矣古人有言三折肱知爲良醫不肖嘗病於是故不敢不以告惟照察圭甚

答伊川西銘書

龜山先生

示諭西銘微旨拂然冥悉如侍几席親承訓誘也幸甚幸甚

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季純累日乃若有得始知過
之大方是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此同於墨氏前書所論
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無家孤獨為兄弟之
無告者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辨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
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切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非
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數與墨氏同也古之入所以大過人者
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
事乎推者理二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所
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故何謂稱物親疎遠近各當其分所謂
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某意著切意西
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体而不及用蓋指仁
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散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
自私則害人害人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

者其失雖殊其所以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諭切謂過之者特疑其詞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憾也相去阻滯未緣趨侍以畢餘教茲為悵恨耳

答吳國華論王氏學術書

龜山先生

辱賜教伏審夏熟起居平寧甚恩懷仰仍蒙諄復誨諭聞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苟止且某於程氏之門所謂渴其藩未入其闕者也安敢自附爲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爲抑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爲聖而孟子鄙之曰歛舌之人仲尼之廉孟子則曰蚓而後可尚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与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曾是人有殷仲尼者其門弟子皆稱焉以爲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爲孔氏徒者亦皆不顧於義立黨尚氣稍攻耶不然何爲聖

亦紛紛詭謠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
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從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
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為好辯
况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
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過姑自守而已
爲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爲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
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或某以爲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
也某自惟淺陋不足以合於世故未嘗敢輒出所有告語於人
以取譏訕訕謂於國華亦爲同道故妄肆狂瞽漫聞於左右非
敢攻人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所論
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友人之惡是必譽天
下之人爲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
氣相攻是必無擇是非一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
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由漢而來爲傳注者

多矣其言之合於道者亦自過半然不可槩謂之知道者以不
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称易牙夫豈以辛虧酸苦人皆
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為知味者謂淄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
牙亦時有中否焉即謂之知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
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
王氏末年溺於釋老又爲字說此爲大戾夫知道者果且有大
戾乎且王氏奉佛至捨其所居以爲佛守其徒有爲僧者即作
詩以贊就其志若有就而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
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正孟子所
謂駁舌之人也王氏乃不審其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与
陳良之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爲之平夫所貴乎知道謂其
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亦烏在其知道
哉然以其博極群書其故謂其力學溺於異端以從夷狄某故
謂其不知道國華毋謂某何以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盡

有知之未尽行之未至者如燕人適越至吳而止則可謂行之
而未至觀越之都望其郭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則可
謂知越而未尽若夫將適越而北其轍則不可謂行之未至也
指吳為越則不可謂知之未尽也今王氏所行皆北其轍者也
尊佛老為聖人是指吳為越者也烏得謂知之未尽行之未至也
耶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曾西猶謂
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此之王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足
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也而士亦烏
用知道為哉以王氏之博洽聞某雖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
不敢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王氏而止則某不敢與聞焉國華
所論孔子之徒皆不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与天道
不可得而聞則其知之未聞道何足恠哉然其道之所進者遠
矣但不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至不幸之命某觀王氏之
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禁之則名雖未廢而實已

穀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爲科舉者言也人行急辭不迨意國華試思之如偏如未中理願更疏示當謹承教也

答王子荅書

王學士補之

某頓首子荅宗人足下旅居人事亦復擾擾故去門咫尺而不相見者動輒累旬至節復蒙臨況復不果詣謝解弛之无恃能見置也惶愧惶愧前日辱書喜聞動履恬泰見問以所惑如此等事殆某亦惑惑而反復以思思而得其說未敢以爲真是也試私布之若吾身之生於父母也非獨聖人知之夫婦之愚亦與知之然而窮吾父母之猶未生也則吾身安在此非獨夫婦之愚不知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也凡事之所可知者莫不然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若愛於其親與其兄弟也非獨聖人能之夫婦之不肖亦能行之然而愛其親而欲諧瞽瞍之頑竄愛其弟而欲諧象之悖此非

獨不婦之不肖不能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也凡事之可能有失
不然故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傳曰天命之謂性蓋命有逆順則性有善惡復善則其正
性也惡則非正性也故性者當可以善言而不可以惡言以其
始同出於命而卒以習而異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習
乎上而有至於上智其達至於上智矣故不習乎下而有至
於下愚其蔽至於下愚矣故亦不移故孔子曰唯上智尚下愚
不移此言性之大略也方孟子時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
故孟子救其言之偏也特曰性無不善楊子以孟子之時言善
也故又救其言之偏也而曰人之性也實善惡混雖然所謂善
惡混者蓋與信相近者合也獨荀子言人之性惡則非正性也
非正性者君子蓋不言也至於韓子又分性為三品此與五經
孔孟之言不合故與荀子俱爲不知性也是說也某猶未敢以
爲真是以子蓋之明試自擇焉

答李推官書

宛丘先生

夫文何爲而設也非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知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家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莫也是故璫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間隙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得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復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貞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拙未嘗有是也夫使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河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颶怒之爲雷建蛟龍魚畜貫薄出沒是水之奇变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安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流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

見其奇彼有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庭之文也
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
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也莫奇於易貞簡於春秋矣
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
寡哉雖欲爲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
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
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句不得其文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友覆
咀嚼卒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窮屈
似生於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荅杜鋒書

完丘先生

兩鑒珠玉又副以新文一幅披讀累晩不勝欽仰試誦所疑其
一篇曰非季札夫季札何可非也札之達於札樂蓋孔子之所
與而其人之賢則人非管晏叔向子產韓厥所可及也然則其
於辭受之際宜亦至矣彼其辭于乘之國於爭奪之世蓋歎物

行以高天下而教後世將以媿夫據盜竊取而使亂臣賊子之
禍少息焉使季札受亦可辭亦可而卒辭之者亦行其志去耳
夫豈有所不可哉夫季札非忘吳也豈不曰國之存亡廢興天
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昔孔竹君以國與叔齊叔齊讓伯夷而卒
贈逃去入周不反其國而孔竹之後不聞有異者而孔子論二
子曰求仁而得仁未嘗罪以亡其國也夫子之不非夷齊則季
札之不得罪於夫子明矣足下試詳思之此之貴玉衍以器用
言之辭如玩好間一物耳未可格以法度也愚以謂季札為不
可非王衍爲不足非也

再答杜鋒書

究丘先生

嗟乎季子讓國幾年餘歲屢饑聖賢未嘗有說獨見軒公吾子
蓋夫子謂後生可畏者夫季子之不肯受吳直是不欲有國耳
故其言曰願附子臧之義彼視弄千乘之國如草芥亦必有樂
乎此而易彼者苟求其所以讓之之名則壽夢欲越諸兄而立

之季子固不可也至餘昧卒而子僚之志亦足以君國則季子不得廢嫡而立孟子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孔之戶以必辟者惡亂君臣之大分也季孔之道德其深矣哉吳丘庸曰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可謂知其心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于乘之國則自夷齊以來孔一人而已所謂聖人之清者也夫豈在所歎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則古之論廢興存亡未有不言吳者非幸不幸也孤竹之君欲成次而立叔齊叔齊辭之可也伯夷長當立而辭之何哉商人世及則叔齊將以次亦當立也而夫子初不論此直曰古之賢人也其意可見季子之聽樂其私利樂之際深矣其於舜後必不草草更宜詳之

答何龍圖書

王校理

使至伏蒙賜書仍寵之以詩伏讀窮日不能已退自惟之不見礼於世父矣而馳騁權貴之門請奪利害之勢者相軋於時

其幼不自惟其不見售於天下而慨然有慕古之人志常以爲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不爲臣則不見於諸侯今既不幸以衣食之迫求舉有司而自餘非有不得已之故未嘗敢伺候大人而僥倖万一之遇雖幼小之時已能誦問下之文而長務人事又得閭下施爲之寶任御史諫官毅然無所附麗而議論及於世之所不敢言者士有一長謗之惟恐不逮布家行尤服於士大夫之間夫一鄉之士猶且慕之況閭下之賢蓋於四海而不肖獨無願附門闈之心哉頤自以爲無以進見而閭下方樂教育天下之才而區區之志苟不能終則豈唯使某母以自別於時而亦足以累閭下教育之意是以二年京師而造請之日寂後衆人不意閭下猥以鄙賤之姓名薦於朝廷尋有告者而某私自語曰以今之俗苟能至走介紹以取媚於亥豕之間則彼孰使之進而某之於公非有一日之故而吹噓震動之如朝夕在其旁者蓋古有之詩不去乎豈弟君子

遇不作人夫先王之時上下之願得而遠至於海隅墮塞而
至於蠶菽短褐不給之人道德有可取者隨即起之不計其地
之闊疎而唯其人之賢否雖然豪傑不世出之士固無所持而
後與彼一時之人聞上所以誘養之方出於惻怛勤不窮勉以
修其可欲哉及其末也大臣無心遺忘微賤不能飲食教載之
而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嗟乎於是之時先王之澤未竭而
俗之陵夷猶且如此况于歲之寥寥乎則其直諒之不容而謂
諛之成俗尚何異哉推是以知閣下之舉其賢何如也薦書既
上而沮格不行在其獨无不足之歎者以謂閣下得古今之所
以謗譽者莫於愈鉅後利之風庶幾先愧雖不能瑣瑣然飾礼
兒文辭以効世俗之稱謝唯其盛德之賜豈能忘去而違離無
幾又蒙推褒之私不遺乎千里之外而特形於詩書其辭拊循
反復溢紙在閣下務欲致譽於隱約之地宜以及是而某被不
實之施尚何報之稱有哉伏惟閣下之賢一日得志於廣堂適

天下所以望古之仁人大臣之願而士皆樂盡其才以為朝廷
之用則豈獨其之得幸而已此固天下之願而不敢以謬閣下
之知而苟說於左右也

答李端叔書

後山居士

師道啓前日秦少游更得所遺書教以空竈抵鼎之說勤跟其
厚裔在足下無父兄之好邑里之舊面目相誰何聲氣不接顧
知而賜之足下安得此哉此追少游有以欺足下足下信之過
矣少游之文過僕數等其詩與楚詞僕願卒焉若其傑才偉行
聽遠察微僕終不近也足下以爲少游何取而譽僕耶願常尚
僕有游居之好以僕之老且病誠不忍其窮而死也亟濡挽學
借之聲光以至百一期以取信於人而曾不知自累於不信惟
足下察焉毋爲所欺以重其過夫以一人之譽而收之不疑可
謂勇矣至其棄之必以一人之毀此列禦寇季將軍之所懼也
僕又甚焉足下謂僕之文類兩蘇人情喜於自伸蔽於自知至

於擬之非其倫譽之非其情亦知避矣兩公之間有客四又荀
曾直素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僕自念
不敢趨四士而足下遽進僕於兩公之間不亦汰乎如前所稱
足下自取之矣僕聞周人之言以石之韞玉者爲璞鄭人之言
以珉之腊者爲和鄭謂周曰欲朴乎周人大說願屬目出而示
之死珉也唾之而去足下不惟其愚辱先以書而願見焉其詞
益下則其求益厚有如循名而贅實僕將不勝其責而懼足下
譽未絕口而唾罵繼之敢告不敏

荅趙士穀德茂論宏詞書

濟南先生

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体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
之以事本之以道攷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卑高巨細包
括并載而无所遺左右上下各若有職而不亂者体也体立於
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利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
益以稱其事弥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奉行之力從吾制作之

用者志也充其体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
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溫厚尔雅心在莊敬則矜莊威重大焉
可使如雷霆之驚鼓舞万物小焉可使如路脉之行出入無間
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有韻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之
臭芬香如雞鶩之間而有鵠清而不群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
不猛如登培塿之丘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以觀
寒溪登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遺音大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
章之無体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
耳目口鼻而不知眎眎臭味文章之無氣善之弊有視聽臭味而血氣不流於內手足不痛於外
若奄奄病人支離顛頓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身
幹悍然嘗強氣盛而神色脣脢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
体有志有氣有韻夫是之謂成人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天
安才品以見其情狀故言其迂蹠矯厲不切事情止山林之文
也其人不必居敷澤其間不必論豈容也其氣与韻則然也其

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處彈其門
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
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官寺其間不必論入業也其氣
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往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
之文也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
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謬之人其言誇以浮功名之人其
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而愚捭闔從橫之人其言辯以私
切核考思之人其言深以尽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
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德也如此王通論鮑昭
江淹之文各見其性行之所長可謂知言矣古者登高能賦川
川能祭師旅能誓表紀能誄作器能銓然後可以爲大夫故訓
誥與冊書詔赦令文賦詩騷徵賦貢琅玕章玉牒璽帛羽檄疏
織表牋碑銘誄謚各緣事類以別其旨各尚辭要以称其實如
板工珪璋璧琮珊瑚珠珀之屬皆有制度其方員曲直

則各中其用也如彼符人棟樑垣牆之工皆有
小大長短則各中其用也若乃或混渝而無辨或散漫而
無紀或錯雜而無序或晦暗而不顯雖曰謂之文亦不足觀也
已德茂李問富充真續力又濶源汪洋根幹碩大該爲文章蓋
其波瀾枝葉實爲餘事然既已能文而李文不已必欲離群拔
俗遠追古之作首方鴻並驅則宜取宏詞所試之文種種區別
各以其目而名其体研精玩習寤寐食息必念於是造次顛沛
處念於是則將超然解脫等蘋造徑至妙處一日万里如是則
一代文儒之宗捨德茂其何人哉王上紹休聖緒厲精治道方
將追迹三王指揮四夷細書汗簡紀述先烈流金檢玉外中名
山其潤色洪葉形容太平大著作大号令職在於詞臣德茂其
勉之哉使後來賞音之士論一時之文人以謂何人之文
但如孤峯絕岸拘人之文但如濃雲密霧拘人之文如
纏素練而窮邊幅拘人之文如豐肌膚理而乏風骨猶吾

廟武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則德茂之文信乎顯於萬
年與後世矣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十

書

師友問答十二

答張文潛書

後山居士

師道啟近者足下來京師不鄙其馬廄貺以友卒卒再見愛不得已既別故一致問因以自効方事之不間竟後足下大以為恨久讀足下書乃僕所欲言者君子之所存去人不遠惟謾之於僕為不當耳嗟乎近來誠知我矣亦既愛之矣不識足下何從而得之其得於人耶其有以自得之耶得之人耶蓋著可信則豎者又可信矣有以自得之耶則僕言未効而跡未接切有疑焉豈足下使人可疑乃僕之不敏不能不疑耳古蓋有之目逝而道存而僕不足當也以僕之愚有以知足下而謂足下何從而得之僕過矣夫衆言却金三人成虎僕儒定下有時不自信而信人不待人歟而自歟矣僕以小人之懷為君子之心則

又過矣然所以言者雖君子不可不戒也足下慢僕無以事親
畜妻子宜從下私以宰斗食疑僕好惡與人異情足下於僕至
矣僕何以得之何以受之耶僕家以仕爲業捨仕則枝窮矣故
僕之於仕如瘠者之溺聲氣不動而手足亂矣士徒見其忍而
不教遂以爲好惡異人此殆談者過情聽者過信耳雖然僕病
且老矣目有黑子而昏華癱瘓伏於頓頸隱起而未潰氣代於
脣腹之間上下不時薄形於下体者十年矣志強而形倦年未
既而老及之足下雖欲進之而僕不能勉也閏月田子詔以河
內公爲相是時自九月不雨有司傳詔未竟而雨貴賤賢不肖
不至房室女子歡然相慶夫人之意如此僕方卧聞之起立尚
可勉耶足下視此時何如僕獨得不勉耶生鼎之側倒者吐舌
但未濟指耳足下欲二僕居將坐僕而薰沐之耶豈意其逃世
而加束縛焉抑愛之過厚而欲常常見之與李耽家于淮鄉在
休至于蒙山邑之間復有昔時懷器而隱處者卒願一覽爲僕

於書如貲君之贍利未嘗厭其欲也誰祁氏多善昌平舞外府太
清老氏之藏室願與足下尽心焉奉答謹惟為道重慎師道善舞

答秦觀書

後山居士

師道啓屋書諭以志行事賢大夫友良士斯至矣復有意於不
肖何也再惠詩雅有家法諭之數句不休固為足下貨不圖
過意責以師友嗣然無以為報有愧而已夫百金之貨不陳
于市走原逐鹿跋者不試也此固有之足下所謂孝子名大夫
是也從之當得所欲乃以責僕則渴矣又惟足下博問而擇亦
以見乃敢不略其愚僕於詩初知師法然小好之老而不厭數
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棄其藁而李嘉福章以謂譽之亦爲
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
章之率爾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苟者也故其詩
近之而其進則未已也故僕常謂豫章之詩如冥人近不可攀
遠不可踰非其好莫間其聲而僕為戴道人得易之故談者

謂僕詩過於豫章足下觀之則僕之所以教足
下雖然僕所聞於豫章願言真詳豫章不以語僕三亦不能爲
足下道也而足下嫌然欲授僕之言其何求之下耶昔者能仁
以華示其徒而歛光矢之能仁且吾道付是子矣其授受乃如
此雖大可以喻小子其懋焉五歸將莫子之一笑也

荅晁深之書

後山居士

師道啟原聖教以先覽之覽後覽其諺衡幾而僕不足當也古
之人量而後言言而不類言之失也子其慎之僕間之施者不
困守者不給士之好爲師舊矣子問而不以口豈其所有不足
有不告者也不誠不敬則不足以答之有以得之而心不至焉
於施而莫知所以告耶士能致誠殫敬而剗其心以來於世未
得之則至矣自是而觀之何以教子子何待於士耶子其懋之
子之兄弟足以先人而未足以祖先子之于如牧野之駒乘之

則奔近之則躍躍而就御而脫然有千里之氣子之成才僕莫
量也子况之才如良馬行則中節正則中度御以大輶鳴以駕
和而行九軌之道其至有日矣故僕不虞子况之居後而懼子
之難成也子其驅之士方盛時氣血動于內容色排乎外得之
則惑失之則悲氣冒其心性亂於習百廢一存惟欲之知夫子之
才水鳥奎而撓之不燭牛馬汚穢日滋而科斗生焉可不畏乎
夫少而好色僕與子同而今悔之以僕之晦故不顧子為之也
子其戒之始僕以文見曾南豐厚賜以教曰愛子以誠不知言
之尽也僕行方內才得此尔夫言之不尽非不能也其心以爲
不足與之尽尔不者有所畏而不敢也愚者無以生智者正足
而不敢尽也言之難其若是乎嘗試考之盡言不諱其於子如何耶不絕其愚請繼以告子其圖之前道再拜

荅友人求所為詩文書

尚溪居二

久不獲音信因暑伏惟起居佳勝日者蒙

盡見之

自當墨以爲獻偶刻字人招致不來告有未完慮

事不足以奉省闕故尔蹭蹬因循耽美負媿无量山中去城市

遠耳目有間程反宣之外隨所寓輒莽誤僅得于余詩二賦一銘

一青詞一書計錄出以于斤斧然素非所工加之半勸退縮略

无可意願遂復猶豫又以不待有求而遽進則是銜齧猶恐齧

續之辛也君子之所深恥不圖過聽特枉書問引据開洽見徵

甚勤初則茫然不知其對既謝不能謂必見察而來使接武至

於三四而不已仰承厚義媿汗如洗遂不復自斬而細繹前日

之所欲獻者以報專委之厚資藉辟昔庶幾丘羊煩累余或

遂管中之窺也歎跂欵跂頃未与執事相接但聞在朝廷者職

事參考有所建明不知者則爲有所謂弘而得其歸則皆一時之

先務不得而已者比涉流傳一二夢跡徃々人所不敢言異同

之論尤時升之要在在我無媿足矣其涉蓋足以知一脔之跡至

於屬厭食於所贊當則寤寐不忘而未有以見期者月前有

錄得汎舟賦永慕堂詩清曠亭記讀之累日乃知精神未見形容端若校意於九鼎之真旨非完養停蓄鼓諸家之祕而加琢削龍礪以會於瓊奇則豈復能到既而喘倪採蘋果知留意於此甚篤古人糟粕固已在所去竊承平居重以歐陽永叔王介甫之文備肘後之玄甚矣二人之文乃一時之所宗也長江秋霽千里一道滔滔委委到海無尽其始風雷雨雹之驟作崩騰濤湧之掀擊暫形易狀出沒後尤雄一時之壯觀極天地之變化則吾東坡老人未可以輕議當時所禁要亦不得而捨淺陋所造安不虛瀆實則於執事所遊弄之穀中中央之中地而得之不審果以爲然已否如其不然也无吝冒教

荅鄧浩教授授書

澗上丈人

示喻於出羨家見難堪德符書而大受歸亦去志完甚以余之言爲然也然吾德符書時於公屋略道其事之一二字意殊有未尽也德符喜功之士其多蔽於人而不知天故多

以成敗論人物而責其不爲万全之計若不肖所見特異於
是彼李膺陳蕃李固杜喬孔融之徒其功不成天也而人事
亦相隨豈膺等之罪哉自膺等豈不知天理人事者哉蓋冥
位任其託迫於其義而務尽於其節夫豈肯避難惜死以希
後日之功名脛大節而易其守哉推其志烈与夫全船保
妻子之臣如胡廣趙戒張禹之徒相去豈不万万哉而猶
貶之是枉忠臣之志而沮其氣弃列士之義而輕其節豈
名教之所先而天下何嘗棄其去取殆与孔子異也矣故
余嘗以爲孔子之議論卓然有以異乎世俗者不責事之
成功之立而惟忠義氣節之云耳故曰无求生以害仁有
殺身以成仁然則唯彼功之不成事之不就故有殺身之
事而所成就者仁義而已矣使其有成功又烏有殺身之
事文曰見危致命是欲其致命耶責其有成功耶責其
有成功則管仲不死尚矣何致命之太乎彼李膺陳蕃季

固杜喬孔融之徒可謂見危致命殺身成仁之士矣豈與
於孔子哉吳太伯非過聖人而以礼法求之前則無一可取何
也在禮為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故曰子曾不得为人
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今太伯一旦去于乘之位委而去
之是果忠於君孝於親而合於礼乎違中國義禮之邦而竄
蠻夷之地身体髮膚受之父母一旦文而断之在礼制有乎
原其所以去之之說則又以兒子自生有嘉瑞是何信
符瑞而取必於人事也使昌之符瑞或不驗而墮棄其
國以背君父可乎然而孔子曰大伯可謂至德矣三以
天下讓然亦曰民無得而稱焉是聖人之見棄有以
異乎俗也周公誅管蔡少曰罪人斯得何獨不非周公
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是果有成功遂
事之可紀而民被其澤哉且比干之忠果能有益於事
哉然而孔子曰商有三仁焉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

以懷納是固固不可事而紂固可懷哉餓死首陽是豈有成
功遂事令民被其澤哉然而孔子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
求仁而得仁又何必怨民到于今稱之至壯齊景公之功而傳
伯夷孟子亦曰伯夷至之清也仲尼論人物若此者非一策
此數子者尤大彰明較著也至於屈元之沉淵以不經聖人
之論故自子雲孟堅以下皆非之以為行貴苟難徒死而無
補於事其亦不幸而不遇聖人而猶題品遂竟無以後李哉
項羽以亞夫周勃異布叛去遂失天下故號為不知人且不
善任使也高祖以能用平良蕭韓之徒以得天下遂得知
人善任使之名然高祖故嘗欲沮信之王齊而數疑蕭何
又數陳平之罪欲并之賴有說者之在側故不得襲而詣將
率不叛去何平等得以全其節假令不遭說者而事軒轅
則天下士皆去從噴籍矣又豈止項籍之所失哉唐太宗殺
達成元吉於相殘之際以脫其一旦之命比之周公屈東

年乃誅管蔡其緩急何如哉要以天下大義為心則同此
季者非太宗而不敢非周公是尊古卑今耶是以其不經
垂人遂繆悠而無所定也故世俗之論人物大抵以成敗
言之故以成敗論人物者天下之蔽也

答劉壯輿論國語書

濟北先生

補之再拜辱書以國語二事相切磋甚厚所援據通洽而議近
正又以知別後塵商之益殊欣喜也然齊桓晉文同功一躰皆
仲尼之徒所不道雖晉文入異此但一事未可言優於荀子亦
不當稱周之盛德以類其迹之近似者以大重耳子犯之謀而
疑後世凡聖人所以與霸者非與其假仁義也與其假仁義以
成功而民賴焉方其走狄避患區區竊仁義之跡以圖濟北私
未足稱於大君子之前也二人從者其文義可觀而士湧焉若
進疑於岐山盟津退不失爲季氏則僭且不類甚矣岐山盟津
來晝所謂擬人必於其倫者此甚不可若退爲季允則非重耳

之奉心也岐山去國而成國無廟祀之異夫何所待明津以國爲天下退修德行之非諸侯公子失國反國之比又重耳以說出逃父之誅不與矣齊卓子争立足矣國人自殺奚齊卓子國無君而已義嗣入可也胡爲乎委幼且不肖之夷吾以敬晉而泣禍如此其酷哉若曰桓討子糾則高弟之事與生實奚辨壯與其未之思耶凡補之爲此論者以擿夫假仁義之微情使當其分而止不欲使夫譖甚而疑壅也豈善與哉之謀以子犯爲誠不至者哉以謂夷吾亦晉嗣尚可以入而存國雖走梁而援秦奚不可者卒其不與夷吾則入晉而不能善晉也荀善晉春秋亦將與之使桓文徒竊仁義之名以濟其私而其成功民無所賴見春秋猶不與公羊論其國長短美惡未見固非是棄之春秋隨事褒貶先始終善者也其曰實與而文不與乃補之猶反是聖人於齊晉皆文與而實不與實不與者以其假仁義文與者無主不得已也孟子謂彼善於此爲空論壯與之疑於王

跡則假者之情後終不得而誅矣又苟息事始竟莊與許謂之
死再得來問乃與補之論其悖者無異苟息生未有知其非者
者也獨吾兩人非之耳凡小人之事主也生則阿是欲以蒙利
死則擇利而背之苟息阿獻公之生罪也死則曰雖無益也將
焉避之是豈小人之所能哉故後世惑焉以其復言亂信義之
實而左氏述其忠正公羊類夫仇孔非壯與卓然自信幾何不
湏而靡也召忽死子糾天下不稱其是亦不誅其非殆無善而
終無惡也苟息死奚齊論者至今謂夫疑於信義也否則苟息
何足議哉雖然荀自萬策不幸既許其君以死矣至於不齊莊與
以謂寧死而不二之爲良抑二而不死之爲是將死與不死於
苟息無輕重皆不可也天下固無皆不可之義壯與必能委之
矣惟其棄終之義不足以揀初之惡與其苟免如大寢則死不為
可進故補之以謂進苟息以甚苟免之禍知宗元爲學春秋而
通者不然則可以死如召忽可以無死如管仲要其終義所在

何如耳張禹李勣家喪邦之舊事與荀息類而禹勣皆不死爲愧於荀息若曰漢唐事禹勣不得預其禍則孤窟之死狐狸必已首禍而身不預則何如余非面不盡補之再拜

謝蘇公先生示先君集引書

同前

補之再拜蒙示先君集引不任哀感先君抱義懷術不願知於人故人知之者難賴先生之言乃更託於不朽則其家所以受恩論報可忘耶以漢中候吏論先君之好學應德類矣未復引訛予固以重及其不肖之孤固名重雖漢之盛如此人爲少補之年少學問未深大懼辱先君之世而害門下之義承命累日不寧雖然固以不能信行事染與遭舉謗死二字皆遇害而先生語好學發誓則先斯入然則先生之以固望補之知之美敢不受教

荅宣吳子陽書

姑溪居士

春末辱惠書曰後欲作報不識及既來太平遂如在井底姑隨

地苟生聊復爾耳豈復更煩交游記錄然亦未嘗翫塞志也忽
披手示尤佩見存伏審懸居雍容動復清勝欣慰欣慰所謂今
翰林多士帶知制誥蓋因唐故事耳昨奉行官制未曾申明始
相因而行唐自開元末更翰林供奉為卒士寵遇益重其地益
親上自六曹尚書下至祕書省校書郎胥可為選入院一歲遷
知制誥未知制誥不作文書但待詔備頤問忝侍行宰而已其
在廷班次只隨奉官若侍宴則位序極高坐在宰相下一品上
雖洪文館集賢院各有所隸惟翰林院無所隸學士寫天子私
人又曰內相今既行文書遂知制誥其如知制誥則中書舍人
職也中書舍人乃中書後省官則是宰相屬官豈有天子私人
署內相而反兼宰相屬官職事乎既冀代人奏敷告以言主行
制誥批答口宣凡應和又書自不相干當時止為知制誥還中
書舍人猶以學士所當制為相妨故不去今泛謂中書舍人為
外制翰林為內制則是生舍人止行誥詞押案遇有所命則因

而申之於言詞以達所以命之之意而行下至於制命則用白
麻寫從內降付外庭宣讀其詔書批答口宣等或直批送三司
或徑付所差使事体不同官制行後凡此等合改正未及者
甚多至赦書則曰尚書省刑部刑部尚書省一曹耳何牒之
有兵當如麻制學士行畢從內降出宣讀辭付尚書省按刑部
符下諸道乃為允當是下謂不肖昔嘗任茲事故委曲見訪亦
似有所見責當時固嘗牙言之矣會急欲成書罪在上者六未暇
及故因循至今論必也正名則不得為小事終必有類聚而是
正之若差廢歸復及此來意既厚未能不報亦不湏廣也未相
見間加愛

荅趙參議書

守文南陽公

某再告示諭丙午歲說金箇退師乃舍弟耳是時其被旨扈
二皇行嘗然茲事比舍弟尤難 上皇初以金人逼畿甸南幸
淮楚數人乘時尊以離間父子為淮寧計某既及省劄乘夜星

遂奔至行宮以便宜收童貫宣撫使印以裁省浮費退
役隨從官屬使臣削其事權疎逃小人朱勔等刻奏邀上皇
心肺已遺
官內侍等得其奏還止還朝陞宿直進呈上皇聞金人退

師使議擇日回銮御筆又奏初幸鎮江傳聞淵聖下詔親征

上皇慮風薄憂念不遑暇食晨夜繆著以櫜又奏御舟入
汴見綱蓮滯留上皇沿路降旨催從自揚州入有司下卸者一
月內積五十餘萬所奏十餘事皆類此淵至均知上皇慈愛之
深在便殿喜見顏色宣諭宰執謂前此本无許多事皆是妄傳
又蒙獎諭再三命其親往收龍德宮榜示自此兩宮凡有計議
皆委其專達父子間廓然無疑矣而一時傾覆之人處二聖重
權則其身必危巧為公飾間隔百端其雖確然中立辨疑解纷
而終以孤特无助出守秣陵金人兵再至抑上皇不為迎幸計
遂有此狩之事嗚呼今日言之何及蒙問諭謾疏其略所餘曲

微細非面莫究

荅趙叅議書二

字文南陽公

某再移丙午金人犯哉甸謀臣刲塞於已和之後金人忽忿怒再攻京師樞密舍弟斡不願身冒矢石出見斡离率責以大義初往止其攻城冉往奉迎今上還關三往促其退師斡离率感其信義止遂三鎮賦稅定為盟約并日大還舍弟并令作書報斡离率遣謝和使至京前軍已還至代州矣方舍弟還自敵寨以累日出城疲勦乞假歇泊間言者觀望強擊外其以口舌退全人之兵致王師无功舍弟緣此出帥青社前日刲塞謀臣遂請御劄令三鎮邀擊其回兵繼而斡离謝和使至械送御史臺復脫其桎梏令齊黃綱書結餘堵奉使之人分械繫之酷撓書示斡离自此兵連禍結而不可解言之可為嘵嘵蒙諭及謾錄其大槩想欲知其詳也

荅喻迪孺書

至臺王公

實再拜昨得賈胥申報云吾友閻中之命參差比又得報却
已差注矣欲作書相聞因猶未能承教復甚且喜朝夕指教有
二年限頑鈍之質遂就廢牘不為卉物初寒伏惟起居佳勝來
書頗有歎嗟嘆羣嗣語古文人窮士類如此孟子曰吾何為不
豫哉不須戚戚也又言欲作一書吾曹所卒於古人者俟得志
為之書非得已也退之亦嘗論此又云國語確壯欲效其為文
其善然恐先賣聲譽不識吾友所以為文者為道乎為利乎若志
於為利則必不効國語也不肖來赴官不曾擅畫贋行此中人
亦无家藏書見在縣亭取論語孟子公服熟讀反復窮究若有
所得幼小訓其文既長習其義以比取進士卒得之由今而觀
皆非是取閭故及慎勿以語人也吾鄉蘇在廷故廷傑任景初
兄弟皆不肖所不及高恩閣記當於王君處借觀想必桂也嗣
老丈亦未嘗見餘俟面諭其細

荅李仁甫書

玉臺王公

仁甫俊友足下之書及漢監十萹反正議二十篇吾友鄙出俗
章句之率思以濟時及物為道深考古今行事得失成敗之迹
以爲來者之鑒甚善甚善所著反正議僕已詳觀之議論峭直
暗與人意合處甚多穿穴古今茫洋汗漫而皆有所適甚矣吾
友讀書之博而用資之切也其間亦似有大旨闇諭難以施用
者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堯之壯欲尽棄其法而反之於結
繩之政不可也自堯而至于文武周公之際法日以備非德襄
而政卑蓋如江河之徙移其爲限防扞禦者疎當如此也孔子
論三代之礼其損益百此可知漢繼周而治宜當損益周政然
周襄先王之法諸侯遵其害已而皆去其糟粕至素於滅泯泯矣
漢雖欲損益有所不能况下而至于今日其能乎使先世之亟
人復生於今其因時制治亦自有道吾友高引唐虞旁睨三代
而下視漢唐遂欲繩當世之君變天下之俗躉之於數千百年
之上苟吾友氣之銳力之強而乃自謂能爾也至於攘戎狄侵

壇土亦湏有奇謀深計可以制勝而不在乎奮臂大呼不顧利害存亡而且以伸吾之大恥也語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者如高祖三軍縞素正項羽殺義帝之罪可也若曰不然徒曰尔賊尔賊去者特凡夫之勇耳城濮之戰晉師避楚三舍蓋移曲於楚而後乃可以勝吾友其試思之僕為尊文原空歸而吾友見訪請問之勤故敢以告

荅夷陵簿謝昌國書

白雲先生

雍向蒙以高文見貺禮意過厚非庸賤所敢當慚汗無地是時雍以強言獲罪於人未敢報謝且辭旨汪洋出入乎道德仁義之城周旋於君臣父子之際執卷諷味不暇實未知所答也今聞解組伊邇雍襄病終不能爲江西遊安得不勉策叙謝無言疎愚惟閣下裁之雍聞天地之德曰生而已於聖智賢愚與鶴鳳鳥鳩皆均一氣鼓而出之未嘗有擇也斯民於是巢居穴處飲血茹毛謂有生所當然莫能自別於禽獸有聖人出然後爲

宮室爲未耜爲舟車晝契之屬使之知爲人之道與禽獸異於
是自禽獸拔而出之凡知爲是而能爲之者皆人也不知爲是
亦不能爲者皆禽獸也聖人之於民功參天地矣又且明道德
仁義之教使斯民知吾性之所具有者果異於萬類不失是者
爲聖爲賢失之爲愚爲不肖此閣下所謂无以有其靈與有以
害其靈者是也雖然閣下之所謂靈者豈非性之德也哉孟氏
所謂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者也無以有之有以害之其爲去則
均也去之則禽獸存之則君子吾之一身蓋歷世聖人拔出於
禽獸之中天地聖人不可報之大德一旦委而棄之復去而之
禽獸何其愚不肖之其也故閣下之志切切於斯且痛念其先
以有之與有以害之者此正得君子存之之意雍於是知閣下
之賢且暫根於性由於學東非膠膠擾擾爲人而已也幸矣哉
嗚乎是道蓋難見索于易依乎中庸或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
說獨孟氏之書時有可詰者爲養心之論曰其爲人也寡欲雖

有不存焉者寡矣存與不存有其物也人自有之果尚物也得
於有性之先不可與性俱生耶因性而後有邪何其得失之多是
必有能辨之者雍不可得而知也閣下高明博學將以斯道覺
民爲已任如雍所言皆蹈履餘事故爛然見於文辭者廣大精
微如此然以閣下靈與不靈之言參于孟氏存與不存之說有
餘師矣夫何言哉雍鄙野之辭不復成文幸閣下見悉